

斯那俊登散文集《行走白马雪山》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杨翠海）近日，我州散文作家斯那俊登作品集《行走白马雪山》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录作品19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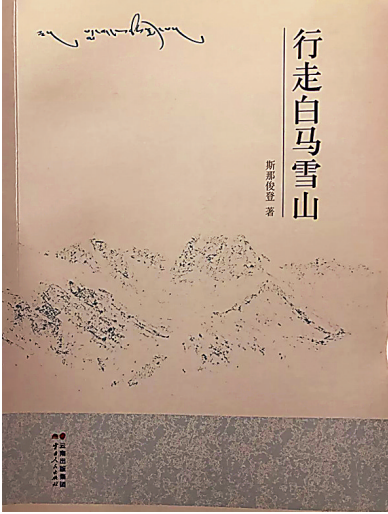
斯那俊登，德钦县燕门乡人，原于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派出所工作，后调入迪庆州森林公安局。1990年开始散文写作，作品发表于省内外文学杂志，2012年获“滇西文学奖”。

据悉，斯那俊登散文作品多取材于自然生态，他和同事们常年出入在白马雪山，通常在“进山”和“出山”之间重复相关工作。在年复一年的时间里，作者用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生活经历完成了关于白马雪山的田野调查。

《行走白马雪山》叙事风格真实、细腻、丰富，充满诗意地叙述了雪山牧场、牧人、遥远的藏寨、珠巴洛河流域多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场景，清晰、准确地呈现了高原民族生活的原本形态。



斯那俊登近照。



《青年阅读大数据报告》显示：严肃阅读回归

18至23岁的青年对经典名著这样的严肃读物还有阅读兴趣吗？近日，全国首份《青年阅读大数据报告》发布，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依旧对严肃阅读保有强烈的兴趣，并且，随着群体的细分，严肃阅读的书籍也越来越个性化，呈现出多元的形态。

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内容载体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机进行阅读，碎片化阅读也越来越普遍，有观点认为读经典看名著这样的严肃阅读似乎越来越少了，于是生出对电子化、碎片化阅读的隐忧。针对这个问题，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青年学生大数据实验室联合今日头条，以目前市面上最热门的1000余册书籍为样本，依托国内领先的资讯客户端今日头条的海量用户每天数以百亿次级的阅读行为产生的数据，对青年阅读的大数据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解读，共同发布了全国首份《青年阅读大数据报告》。

严肃内容阅读连续6个季度持续增长

严肃阅读是相对于通俗与浅层次的消遣阅读而言的，一般来说，流行的网络文学（多以玄幻小说、都市言情为主）、心灵鸡汤等通俗读物，且缺乏思想深度的书籍。报告认为，由于内容的载体发生变化，不应以在电子设备上阅读与否来区分阅读是否严肃，而始终应该聚焦于内容之上。经典、名著、对人的思想形成有启

发性的深度内容是严肃的，而流行的通俗的读物则不属于严肃阅读之列。

报告数据显示，从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二季度，严肃内容的消费时长持续保持增长，每天，青年人群通过今日头条，在严肃内容相关的阅读上花费的总时长超过28年。严肃阅读不仅没有遗失，反而在不断的深入。

严肃阅读也越来越个性化

艺术青年更关注喜剧人物与旅游，科技青年更关注数码与教育，文学青年更关注娱乐与国际……报告对不同兴趣群体的青年的阅读兴趣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随着人们兴趣的多样化，严肃阅读也越来越个性化。群体的多样性的、细分的阅读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报告根据关注点的差异将青年群体分为了十类，如：艺术青年、科技青年、文学青年、哲学等，同时，对上千册热门书籍进行详细的分类，类别数量达70类，同时还将上千个兴趣标签与之相关联，得出了十大青年阅读兴趣交叉点，首次揭露出不同群体青年之间的兴趣差异。报告最后还综合大数据为青年们推荐了20本好书。

移动互联网时代，阅读是个性的化，严肃阅读并没有就此式微，反而也同样以个性化的形态出现。（新华网）

《红楼梦》署名不见“高鹗续” 红学家认为这样更客观

近日，一条“新版《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不再是‘高鹗续’”的消息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有读者感叹原来我们背了很多年的文学常识有误，红学爱好者则由此引发热烈讨论。其实，许多读者不知道，一个“无名氏续”，更是引出了红学研究界的一个焦点话题。

新版：高鹗是整理者不是续书者

《红楼梦》的署名之变，缘于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大名著珍藏版”，其中《红楼梦》一函两册，而作者署名改为“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介绍，早在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校注本第三版，就已将署名改为“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这一版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至今被红学爱好者和广大读者认定为权威版本，“珍藏版正是用这个新校本做底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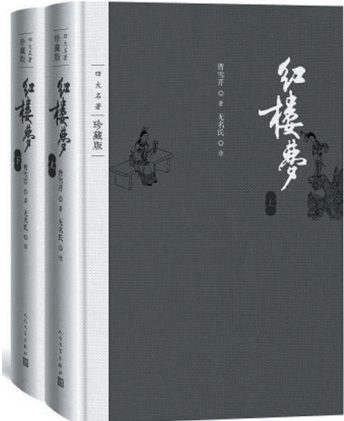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认为，“这套珍藏版《红楼梦》的署名，体现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谨和负责任。”他解释，前八十回是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是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这样的署名，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因为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当年程伟元、高鹗在程甲本、程乙本出版时的“引言”“序”中说的话没有撒谎，后四十回确实是“历年所得”，一部分是他们在故纸堆里发现的，一部分是偶于鼓担（类似旧书摊）上得到的，程伟元和高鹗只是做了“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整理工作。“整理者也了不起，也是功德无量的，从《红楼梦》的传播史上来说，程伟元、高鹗可以说是《红楼梦》传播第一人，他们为《红楼梦》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后四十回不知道是谁写的，所以只能写上无名氏续。”

“《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之前已经成了文学常识，但这个文学常识该改变了。”周绚隆认为，将高鹗改为整理者是最客观的，“程伟元、高鹗作为整理者的身份可以确定，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身份则无法证明。这样的改动，更严谨、更客观。”

渊源：胡适“高鹗续”观点影响深远

“《红楼梦》续书作者是不是高鹗，也是红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张庆善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都是曹雪芹写的；二是认为前八十回的作品是曹雪芹，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是高鹗；三是认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他人续写，但不是高鹗，是谁则不能确定。

张庆善说，以上三种观点中，“高鹗续书说”一度影响最大，而这与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关系很大。1921年胡适在著名的《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续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则是高鹗续作的观点。“在论证‘后四十回的著者究竟是谁’的问题时，胡适首先引用了俞樾所著的《小浮梅闲话》中的一条材料，俞樾提到《船山诗草》中有《赠高兰墅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并注云：‘《红楼梦》八十回后，俱兰墅所补’。”而“船山”即诗人张问陶，张问陶正是高鹗（高兰墅）的朋友，两人曾是同年举人。由此胡适认为，张问陶的诗及注是高鹗续书的“最明白的证据”。



胡适的观点此后深深影响了中国出版界。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乙本为底本，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国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其署名为“曹雪芹 高鹗著”。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前八十回的底本，以萃文书屋排印的程甲本为后四十回的底本，重新整理的《红楼梦》首次印行，但署名依旧。红学研究专家胡文彬回忆说，自己在《红楼梦探微》中就评过1982年新版本的署名问题，文中他明确表示反对这样的署名。他认为，程伟元、高鹗共同署名的“引言”，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没有续书，只不过对市场摊上买回来的残稿，做了一些整理的工作。”而且，有权威档案表明，高鹗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出生，而《红楼梦》甲戌本抄本是在1754年（乾隆十九年）出现，此时高鹗还没出生，其续书之说无法成立。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任晓辉清楚记得，2007年开始，《红楼梦》准备第三次修订，在署名问题上，红学专家冯其庸、李希凡、胡文彬、林冠夫、吕启祥坐在一起，进行过专门讨论，“这个署名写成‘曹雪芹’，学界肯定不满意，因为后四十回尽管大部分出自曹雪芹之笔，但是有的地方又不像是曹雪芹写的。”最后，经过长时间讨论，署名改为“无名氏续”。“如今看来，这是比较客观的署名，至于接不接受，要慢慢来。”任晓辉说。

困惑：众多版本署名是否要统一

“无名氏续，等于又一次否认了后四十回是曹雪芹所著。”胡文彬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此，任晓辉认为，曹雪芹对后四十回作出的贡献，红学界有目共睹，署“无名氏续”尽管客观，但也让作者问题变得更复杂，“现在只是把高鹗的问题讲清楚了，并没有将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讲清楚，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署名是科学的、合理的。”

胡文彬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坚持已有观点，一百二十回就是曹雪芹一人所著，其中后四十回应该是曹雪芹留下的原稿的散稿。“有人说，后四十回写得不好，但是虎头蛇尾的文章不也有的是吗？七八十万字的话，写得前后接不上气儿，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对此，任晓辉也提到，曾有斯洛伐克汉学家就翻译《红楼梦》的相关问题，与他做过交流，这位汉学家很不理解地说，曹雪芹写《红楼梦》，为什么要宣传别人，为什么要把别人插进来？“或许是我们人为地把事情搞复杂化了。”任晓辉说。

目前，《红楼梦》约有一万个品种在售，有的署名“曹雪芹 高鹗著”，也有的署名“曹雪芹著”，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校本和珍藏版的作者署名出现了“无名氏续”。已有学生家长对此表示担心，“会不会出《红楼梦》连续的这个题，如果答‘无名氏续’，会不会错？”因此，众多版本作者署名是否有必要进行统一，以避免给读者带来困扰，这同样是个问题。

微信订阅号“红楼梦学刊”推送者卜喜逢认为，从研究成果到图书署名的改动，总会有一个过程，而研究者并不能决定考试中的答案，“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间有个隔阂，这个隔阂很难被打破。”而周绚隆回应，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估计不会出现这种模糊考题。

张庆善则持乐观态度，“‘无名氏续’这样的署名，反映了出版者和校注者的学术观点，并不影响对《红楼梦》续书作者问题的深入研究。”（人民网）

■香格里拉市国永养殖有限公司，吴国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1MA6KJ9Y3W，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市茂先养殖有限公司，杨茂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1MA6KJ9FA11，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市红永养殖有限公司，王永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1MA6KJ9M47F，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香格里拉市杰武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杨杰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21343642937E，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德钦县说日新农村养殖有限公司，扎史吾堆，营业执照注册号：533422000004275，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贾平凹谈新作：《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

“山本”，生命的初声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后再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即便爷爷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缘关系稍远些，都是撮口音），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模样、脾性便这样

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

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

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魑魅魍魉，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

《山本》是在二〇一五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颉。

初草完成到二〇一六年年底，修改已是二〇一七年。二〇一七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啊，但我也不怕热，凡是不开会就在屋里写作。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比如握笔手上用劲儿，脚指头却疼，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一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作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风，也不曾走动，气头发像风惊其中？

《山本》中弥漫的气息与人物的德行

张炜新推散文集《海边兔子有所思》首发

“手机就是损害文学的炸弹，不把它扔掉，就不可能成为好作家。什么时候把手机扔掉了，我就能成为好作家了。”作家张炜这是对自己说，也是对大家说。张炜最新散文集《海边兔子有所思》昨天首发。



《海边兔子有所思》

张炜坦言，自己写了40多年了，但时常觉得有大量东西没有写出来，“一个是没有时间，一个是身体原因，55岁以后，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大概在2011年，张炜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但是有那个感觉后，力气却一天比一天小，“时间和精力让我不能去摘下那个完美的果实。”他的话语和他书中的文字一样，总有一些忧伤成分在。（人民网）

语丝

万头攒动火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 木心

登报作废

■香格里拉县九久超市，王华龙，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将原章登报作废。
■迪庆经济开发区瑞荣建筑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云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三联），发票代码：5300162302，发票号码：02247073，发票未填开。

遗失声明

■香格里拉洁仕美汽车美容服务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33421660034618。
■迪庆康鼎拍卖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00MA6K47Y0U。

公告

香格里拉市丽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项目名称：“和谐·华庭”，项目所在地：香格里拉市达娃路北侧。我公司开发的“和谐·华庭”建设项目自开发建设以来至今从未授权任何法人和自然人对外预售（包括预

在构思和

写作的日子里，一有空我仍是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

一次去了一个寨子，那里久旱，男人们竟然还去龙王庙祈雨，先是祭猪头、烧高香，再是用刀自伤，后来干脆就把龙王像抬出庙，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而女人们在家里也竟然还能把门前屋后的石虎、松柏、泉水，封为××神、××公、××君，一磕过头了，嘴里念叨着祈雨歌：天爷爷，地大大，不为大人为娃娃，下些些下大些，风调雨顺长庄稼。这些这些，或许就是《山本》人物的德行。

《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齷齪，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那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新华网）

